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四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北過降水至於大陸

禹貢
大降如字
釋

降水漢書地理志水經皆從洛漢孔氏但以為水名
不著所在唐孔氏以為在信都鄭氏謂洛讀為降而
酈道元曰案地理志降水發源屯流下亂章津是乃

與章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尋其川殊無他瀆而衡漳舊道遂與屯相亂乃書有過絳之說河過絳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為大陸語之纏絡厥勢眇矣酈氏此言較諸說差為可信今姑從之

尚書全解 漢鉅鹿縣唐為平鄉鉅鹿二縣屬邢州今屬順德府鉅鹿故城即今平鄉縣治也后山叢談云某官杜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即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洎也

按宋張洎云降水即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

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水經所叙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為大陸正義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案漢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西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鄭以降讀為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

此近降水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謂之共此鄭

胸臆不可從也渭按襄國今為邢臺縣界屬順德府絕無

降源孔說非是酈注濁漳引鄭氏尚書注言降水字

不當作絳是也而讀降為邨降於齊師之降以淇水

為降水共城為降城則謬又曰今河所從去大陸遠

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酈以為近是今考地理

志館陶縣下云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

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

並屬山東
東昌府

景州南皮滄州

鹽山

並屬直隸河間府

界中並有古屯氏河則屯河行清河

之東大河故瀆之西其為禹河故道理或有之然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地志有明文禹河既自宿胥口北行至鄴豈復東行至館陶而與屯氏相接哉其非禹迹亦明矣 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雅晉有大鹿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真禹貢之大陸也一在河內修武縣古寧邑

秦置修武縣其故城在今獲嘉縣西北左傳定公元
年魏獻子田於大陸還卒於甯杜預云大陸疑即吳
澤陂近甯是也一在太原鄆縣今為介休縣地班固
云九澤在縣北是為昭餘祁并州數酈道元云呂氏
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今
按呂覽九數既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如謂大
鹿即鉅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道元以鄆澤當之盖
晉為唐叔始封大陸宜在其境內而鉅鹿當戰國時

實為趙地故分為二澤也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
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
大者則謂之太原耳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
恐是陵字之誤 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
阜曠然平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之地者
得之今按漢志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
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為大陸縣
有大陸澤

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
更名隆平今在真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

縣志云大陸澤在縣東北三十里杜家莊澤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

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為深州治今在真定府

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

鹿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蘆菱蓮

魚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鹹泉煮而成鹽百姓

資之

鉅鹿本漢南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漢路溫舒鉅鹿東里人取

澤中蒲截以牒編用寫書即此澤也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

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

鹿城本漢鄆縣今為東鹿縣在又陸澤縣南三里即保定府祁州南一百三十五里

大陸之澤是也故程泰之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為大陸自杜李始竊謂唐鉅鹿縣東境亦漢鉅鹿縣地澤在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二縣之境即班固所云在鉅鹿縣北孫炎所云今鉅鹿縣廣河澤者也而志家唯以平鄉為古鉅鹿求此澤而不得遂言今盡為丘隴豈知元和志獨詳於鉅鹿原不在平鄉界邪宋河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鉅鹿縣遷縣於高地

又以隆平下濕亦遷之則二縣地勢最卑澤在其間

明矣

通典昭慶陸澤縣有澤而鉅鹿鹿城無之可見四澤實止二澤

唐人亦似知漳

水即禹河故以南宮所出之洺瀆為北過降水以深
州之大陸澤為至於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降
之後與經適合故不主鉅鹿而取陸澤然枯洺乃漢
時漳水之徙流實非禹迹即以為禹迹此亦是河別
為降不可謂之過也大陸在邢趙二州界而深不與
焉傳同叔云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縣延千里皆

謂之大陸是瀛滄亦大陸矣河自大陸又北始播為九河誠如傳言則許商所謂九河自禹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者將何所容其地邪程氏禹貢論曰古澤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為合北過降水之文又曰大陸地志謂在鉅鹿縣其地遠在枯澤上流不與經應當以深之陸澤為大陸則古河之行貝冀者可用枯澤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

以謂之至於大陸也今按程氏所稱故河即禹河也
據水經濁漳注云絳瀆北逕信都城東東連廣川縣
之張甲故瀆河水注云張甲故瀆東北至修縣東會
清河淇水注云清河自修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
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右會大河故
瀆然則信都之北為絳瀆所入者乃張甲河非漳水
也安得謂入故河乎絳瀆合張甲又東北至修縣合
清河又東北至東光合大河故瀆

即王莽河

又東北至阜

城合漳水漳水即禹河故道漢志所云東北至阜城
入大河者也絳瀆至此始入故河非信都界深州在
阜城西北縱移大陸於此亦枯涸之上流河之所行
仍先大陸而後降水不與經相應況大陸在鉅鹿班
固孫炎俱有明文其可以意為遷就邪

禹貢
鉅指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

水經

出鹿谷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故
異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散蓋水入焉三

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為別耳

鄺注元和志發鳩山在縣西南六十五

里長子縣今屬山西潞安府
鄺注散蓋水今縣志作傘蓋

東過其縣南

水經

又東逕長子縣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即是縣也秦置上黨郡治此其水

東北流入漳水漳水東會於梁水梁水出南梁山北

流至長子縣故城南北入漳水

鄺注故城在今縣西

屈從縣東北流

水經注上下疑有關當云
屈從縣東北流陶水注之

陶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長子城東西轉逕其城北東

注於漳水

注酈

又東過壺關縣北

水經

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
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絳水西出
穀遠縣為濫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
故桑欽云絳水逕屯留西南東入漳漳水又東陳水
注之水出西發鳩山又東逕屯留縣故城北又東流

注於漳漳水逕壺關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有壺口關故曰壺關矣漳水歷鹿臺山與鞏水合又東北

逕襄垣縣故城南

鄭注壺關屯留並屬今潞安府發鳩谷一名盤秀嶺又名方山鹿

潞山盤石山後魏地形志藍水出寄氏縣盤秀嶺南山流入濁漳元和志絳水出屯留縣西南方山去縣八十四里窠宇記引冀州圖謂之鹿潞山屯留新志盤秀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盤石山按漢志上黨有穀遠縣在今屯留縣界寄氏故城在縣西南七十里藍水即濫水絳水之上源也或分藍絳為二水謂藍出其陽絳出其陰非是地形志屯留縣絳水自寄氏界來入濁漳因名交漳壺口關今在黎城縣東北太行山元和志鹿臺山在襄垣縣南二十里濁漳水在縣南二十一里襄垣縣故城在今壺關縣北

又東北過潞縣北

水經

關駟曰有潞水為冀州浸即漳水也故世人亦謂濁漳為潞水矣漳水又東北歷望夫山湟水又東南流注於漳水漳水又東逕礪陽城北倉石水入焉水出林慮縣之倉石谿又北合白水谿谿水出壺關縣東白水川又東逕林慮縣之石門谷又注於蒼谿水蒼谿水又北逕礪陽城東而北流注於漳水漳水又東

逕葛公亭北而東去矣

酈注

今潞安府潞城縣西有潞縣故城望夫山在今黎

城縣東北元和志清漳水在黎城縣東北五十里濁漳水在縣西北五十六里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是也倉石水在林縣西北四十里礪陽城在林縣北八十里

又東過武安縣

水經

漳水逕於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流注之世謂之

交漳口也

酈注

元和志清漳水亦名涉河在涉縣南一里今河南彰德府武安縣有武安故

城今涉縣亦屬彰德西北有故城焉

又東出山過鄴縣西

水經

漳水又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在鄴西四十里又東

逕武城南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為
鄴令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
又堰漳水以灌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又北逕祭陌西

又東逕梁期城南又逕平陽城北

鄴注 故鄴城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可四十

里西接林縣界有太行林慮倚陽天平諸山漳水之所經也三戶津在故鄴城西四十里祭陌即西門豹沉巫處田融以為紫陌在故鄴城西北五里梁期城在故鄴城北五十里括地志云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有平陽故城

又東過列人縣南

水經

漳水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即裴縣故城南又東北逕

列人縣故城南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欽口山東南流逕邯鄲縣南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渠道交徑互相纏縻與白渠同歸逕列人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

鄭注列

人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縣北元和志成安縣濁漳水西自滏陽縣界流入斥丘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斥丘裴縣並在東昌府丘縣肥鄉故城在今縣西二十二里魏分邯鄲縣地置

又東北過斥漳縣南

水經

應劭曰其國斥鹵故曰斥漳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

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舊斷谿

東北出涓流滯注而已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於衡

漳者也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

酈注今廣平府曲周縣東有斥漳

故城元和志漳水在曲周縣西二十九里平恩故城在今山東昌府丘縣西舊在曲周縣東南五十里

金省入曲周丘縣志云漳水今唯經曲周不入縣界

以今輿地言之屯留壺關襄垣潞城黎城

並屬山西潞安府

林縣陟縣臨漳

並屬河南彰德府

成安肥鄉曲周

並屬直隸廣平府

界中皆禹貢降水之所經也漢志雜採古記故漳

絳二水並存實一川也漳絳本入河及河徙後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道元云水流閒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也然漢志信都之絳水則又有別志云故漳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即禹河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之徙流道元所謂絳瀆者也濁漳注漳水自南宮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左逕安

城南故信都之安城鄉也又東北逕辟陽亭又北逕
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於信都城東連於廣川縣
之張甲故瀆同歸於海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
都東入於海也蓋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其縣南故地
志以此為絳水而目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
復北道故水經叙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
縣而酈道元云絳瀆今無水唐人遂謂之枯澤通典
云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澤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

此渠乃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為禹貢之絳水大
謬而杜佑據以分冀兗之界自後說經者動稱枯澤
以證導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也

禹貢雖指南

宮縣故城在今真定府南宮縣西北元和志絳水故
瀆在南宮縣東南六里河水注云張甲河左瀆北逕
經城東繚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又注絳瀆即此水也
繚城在今南宮縣東南安城鄉在今真定府冀州東
南辟陽亭在今冀州東南二十五里信都城即今冀
州治廣川故城在今真定府棗強縣東三十里河水
注云張甲河右瀆自廣川縣東北逕其故城西又東
北至修縣東會清河入漳修與蓆同音條淇水注云
清河東逕修縣南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
東北逕東光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浮陽潯沱

別瀆注焉濁漳注云漳水會潯沱別瀆又東北入清河又東北逕章武平舒入海北即信都絳水入海之道也

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

水經

衡漳故瀆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又逕曲周縣故城東又北逕巨橋邨閣西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服虔曰巨橋倉名鉅鹿水之大橋也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落津衡漳又逕沙丘

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又逕銅馬
祠東漢光武廟側有碑述河內修武縣張道守景
明以建和三年為鉅鹿太守漳津汎濫土不稼穡導
披按地圖與丞彭參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
裏修防排通以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嘉賴題曰漳
河神壇碑而俗老耆儒猶謁斯廟為銅馬劉神寺是
碑頃因震裂餘半不可復識矣又經南宮縣故城西
今漳水既斷絳水非復纏絡矣又北絳瀆出焉今無

水

縣故城在今縣東北漳水故瀆在縣東北曲周

舊自縣東北入威縣其後自魏縣東出經流遂為枯
瀆鉅鹿順德府治其故城即今平鄉縣魏收志云平
鄉縣治鉅鹿城是也史記項羽救鉅鹿軍漳南括地
志云今俗名柳河在平鄉縣南元和志云濁漳水在
縣西南十里明成化十八年漳河東決入順德府廣
宗縣界是為新漳而舊漳遂涸經縣故城在今廣宗
縣東二十里本後漢經縣地後魏析置二縣此為西
經漳水自平鄉流入縣界即古薄落津戰國策趙武
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後漢初平四年袁紹
擊公孫瓚於薄落津郡國志云經縣西有漳水津名
薄落津也通典平鄉縣有沙丘臺今在廣宗縣界廣
宗唐平鄉地太平寰宇記銅馬祠在鉅鹿縣北七里
漳水舊在縣東唐鉅鹿縣故城在縣南宋北流決入
漳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

地即今治其後河復南
出漳亦隨之故道多塞

禹河自汲縣東北流入黎陽縣界至大伾山西南折

而北為宿胥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慮頓丘虛

在朝歌界

今濬縣西南有古朝歌城本殷虛

頓丘在黎陽界

今濬縣西有頓

丘故城本衛邑

時河已徙而東宿胥口塞故秦欲決之以灌

二邑水經河水注云自淇口東至遮害亭

亭在濬縣西南五十

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淇水注云淇水東流

逕枋城南

在今濬縣西南即淇門渡也

古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

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向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

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

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淇

水又東北逕雍榆城南在濬縣西南又東北逕同山東在濬

縣西南四十五里又北逕其城東東北逕帝嚳冢西元和志

在澶州頓丘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

西元和志顓頊陵在頓丘縣西北三十五里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在濬縣西

又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湯陰縣志云枉人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與濬

縣接

又東北逕石柱岡

柱人山北連跨巨岡石柱之類也

又東過內

黃縣南為白溝也

即漢志清河

今按宋李垂上導河形勢

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

西河故瀆即道元所謂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故瀆

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蓋禹迹漢時則流經縣東又

縣北四十里有大齊村相傳亦黃河故道也然淇水

自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而向北之河道不可得聞

據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即賈讓所見內黃

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

縣西北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此地亦禹

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為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

其子祖乙圮焉而又遷

書序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傳云相地名

在河北祖乙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

河亶甲居相即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

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河出內黃安陽

之間明矣自此而北則為鄴東之故大河洹水注云

洹水出山逕鄴縣南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
自奄遷於此遂曰殷也據書序盤庚所遷之殷在河
南與竹書異孔穎達云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亳地
遷於洹水之南者非盤庚也今按楚語白公子張曰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
韋昭云從河內徙都亳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遷
於奄者又有自奄遷於鄴南之殷者故武丁即位時
殷都仍在河北尋復徂亳蓋亦圯而遷焉

殷本紀曰
武乙復去

亳徙河北此即紂都朝歌也武丁自鄴南復遷於亳
至武乙則又自亳遷於朝歌淇水注引晉書地道記
謂武丁遷居沫邑蓋禹河行臨漳之東又明矣自此
誤以武乙為武丁耳

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是為北過降水也漳絳
至此并為河矣及河南徙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東
川復有漳絳之目水經注漳水自斥漳縣南至銅馬
祠東皆漢鉅鹿縣境也昔殷王祖乙遷於邢杜佑云
即邢州今為順德府蓋亦潞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
圮而遷於亳殷書序祖乙圮於耿作祖乙傳云圮於
相遷於耿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其

說不同按耿在漢河東皮氏縣今為河津縣地傳直以圮為遷未安從史記較長抑或序圮於耿下脫遷於邢三字皇極經世云祖乙踐位圮於耿徙居邢此說是也仲丁河亶甲盤庚皆為遷事作書祖乙但圮而不遷何用作書其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以

為遷邢而作無疑矣今輿地言之河自濬縣西南折而北歷內黃並屬直隸大名

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魏縣屬直隸大名府成安肥鄉

曲周並屬廣平府平鄉廣宗至鉅鹿縣並屬順德府大陸澤在

焉此即禹河北過降水至於大陸之故道也禹貢雖指

又北播為九河禹貢

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

孔氏傳

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
鉤盤鬲津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
曰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
光禹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
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
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
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

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
六者馬頰太史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絮鉤
盤在東光之南禹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今
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禹津往往有其遺處

孔氏疏
成平故

城在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東光故城在今東光
縣東禹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弓高故城
在河間府阜
城縣西南

禹貢九河故道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
歐陽志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

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

王應麟困學紀聞

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禹津在禹縣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慶雲海豐界中有土河志以為徒駭妄也漳水不經此安得有徒駭且徒駭最北豈反出禹津之南哉今東光寧津南皮滄州慶雲海豐界中並有胡蘇河元和志云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里寰宇記云一名赤河自臨津流逕饒安無棣入海漢志東光縣有胡蘇亭水經注云清河東至東光縣

西南逕胡蘇亭是也今寧津縣本東光縣地其西有

胡蘇亭蓋即在東光者齊乘以滄州南之大連澱為

胡蘇河得之

隋書平原東有豆子酺通鑑云豆子酺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蓋在漢平原勃海

河間三郡之交顧炎武肇域記云即今滄州南之大連澱也

禹津最南最長較諸

河差有考據今德州北有禹津枯河

漢志禹縣平當以為禹津通典

禹縣故城在安德縣西北元和志禹津枯河在德州安德南七十里按唐德州治安德今為陵縣東

逕陵縣北

北接吳橋縣界元和志禹津枯河南去將陵縣二十里金志安德縣有禹津河按唐

將陵縣南至德州治五十里其故城當在今陵縣北五十里吳橋志云古禹津河在縣南里許亦名吳川

又東逕德平縣北

去縣十五里北接寧津縣界德平本平昌五代唐改名

又東

逕樂陵縣北

北接南皮縣界寰宇記樂陵縣有禹津枯河在縣西三里金志樂陵縣有禹津

河南皮新志云在縣東南四十五里

又東逕慶雲縣南

金志無棣縣有禹津河其故城

在今縣東元分無棣於此置西無棣縣明永樂初改今名縣東南二里有卧龍岡在禹津河中

又東

北逕鹽山縣東南

新志云禹津河自慶雲北入縣界

又東北逕海豐

縣西北

此元東無棣縣也明永樂初改今名

又東北入海

渤海在縣東北一百五十

里東南接雷化北接鹽山

齊乘以濱州北士傷河為禹津云即漢

時所輔求代劉雄處今按輔代雄處為厭次津在今

武定州南東漢大河之經流士傷河在濱州北蓋即
唐景福後黃河所徙之道自渤海縣西北六十里東
北流逕無棣縣東南六十里又東北逕馬谷小山南
而東注於海者見衆字記非輔代雄處也齊乘指此以為
禹津未審是否據許商言自禹以北至徒駭間相去
二百餘里則當在此地海豐新志云經縣西北五十
里又東北入海則徒駭禹津南北相距太狹殆非也
太史馬頰覆釜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當

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通典云馬頰覆釜在平原郡
界又云安德縣有覆釜河按平原郡即德州治安德
所領有蓇縣寰宇記云馬頰河逕蓇縣界是也而又
云篤馬河即古馬頰河人皆斥其謬然唐自有馬頰
河出澶州新豐縣界東北流至平昌縣合篤馬河二
水合流並得通稱以篤馬為馬頰不可謂謬謬在一
古字指為九河之第三耳元和志馬頰河在安德縣
南五十里又在平昌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決亦名

新河近志平原商河陽信界中並有馬頰河皆唐之馬頰也在禹津之南與九河無涉太史河自昔無考而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北北臆說滄州志又云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即鈎盤北派亦不足信齊乘以爲太史等河在漳南清滄二州之間庶幾得之

元清州治會川即今青縣
滄州治清池即今滄州

簡絮鈎盤三河據爾雅次

序以許商言證之當在東光之南禹縣之北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絮在臨津

金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按唐歷亭縣今東昌府恩縣是也簡河在此則出禹津之南矣大謬慶雲新志以縣南篤馬河為簡河亦非臨津今寧津北與南皮接界謂簡潔在此理或有之齊乘曰滄州大連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大河沙河蓋即簡潔也漢志平原有般縣韋昭曰音逋垣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鈎般郭璞以為水曲如鈎流般桓也今土俗用韋音按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縣南二十里有盤

河後漢初平二年公孫瓚破黃巾於槃河又瓚與袁
紹相攻瓚引軍屯槃河即此後魏志般縣有故般河
水經注云篤馬河自西平昌縣故渠川派東入般縣
為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通典古鈎盤河在樂陵
縣東南元和志陽信縣北四十里有鈎盤河寰宇記
樂陵縣東南五十里有鈎盤河金志將陵縣有鈎盤
河近志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海豐陽信霑化界
中並有鈎盤八枝自南津而外此河亦有可據齊乘

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疑即鈎盤河按此河
自樂陵分為南北二派海豐舊志云南派在縣南名
鈎盤河東經霑化縣北又東至久山鎮入海新志云
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經馬谷
山前抵土河口入海今縣北盤河村尚以此為名蓋北
派即齊乘所謂陷河也或曰陷河即篤馬河之別名
許商云在九河南齊乘指此以為古鈎盤恐非然商
亦就上流言之耳禹津出禹縣篤馬出平原禹在平

原之西北故曰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若其下流入海處則商固未之悉也篤馬首受大河大河潰溢縱其所之遇水即合安知篤馬下流非即鈞盤之故道乎

禹貢
雖指

蔡傳引爾雅九河六曰簡潔爾雅本作絜與簡各為一河河以一字名者李廵曰簡大也絜苦也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唐孔氏宋邢氏疏並同即朱子孟子集注亦曰曰簡曰絜然亦謚為潔矣至鄭康成言齊

桓公塞河蓋據尚書中候春秋賓乾圖之文云爾蔡
傳駁之謂曲防齊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為亦是尋
好話頭其實蔡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
矣奚有於河唯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
平自播為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為九也禹後
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
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予因思
齊桓公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

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
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
宜然河之患始此矣善乎朱子有言禹治水只是從
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平得之矣

關若璩釋
地餘論

行水金鑑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五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漳水

自南宮縣故城西

又北過堂陽縣西

水經

衡水自堰分為二水其一水北出逕縣故城西其右

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

注

元和志堂陽縣長蘆水亦謂之堂水在縣南二百步縣因取名堂陽今為新河縣其故城在南宮縣西

北衡水即漳水又元和志長
蘆水在衡水縣南二百步

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

水經

衡水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又逕西梁縣故城東衡

漳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合斯洙故瀆斯洙水又東

入衡水衡水又北為袁譚渡

酈注扶柳縣故城在今冀州西南信都縣即

真定府冀州昌成縣故城在冀州西北西梁縣故城

在扶柳故城西北五十里桃縣故城在冀州西北元

和志信都縣衡水亦曰長蘆水即濁漳水之下流也
西北去縣六十二里竄宇記長蘆枯溝在州西二里
漳水在州西
北六十里

入東北過下博縣之西

水經

衡水又北逕鄆縣故城東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衡水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西逕

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

鄆注鄆縣故城在今東鹿縣東接

深州界元和志衡漳水在鹿城縣南下博故城在深州南元和志長蘆橋在下博縣南架長蘆水樂鄉故城在深州東北引葭即長蘆也自此以下衡漳與長蘆互受通稱

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寧池河會

水經

漳水又東北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

逕武隧縣故城南白馬河注之水上承寧池東逕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強淵淵之側有武強縣故治衡漳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又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又東北左

會寧池

即津池

故瀆謂之合口

酈注

此阜城當在今武邑縣界今水經津池

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三十里秦戲山歷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孟縣北入真定府平山縣界逕靈壽縣至真定府城南逕晉州過保定府境東鹿縣南三十里達於深州至阜城縣沙水入馬沙河在沙河

縣治南逕廣平府城五十里下達雞澤縣界洛水入之洛河源在遼州太行山至武安縣柏林里伏流至洛遠里復出東逕廣平府城北三十五里至雞澤縣界入於沙河沙河又逕鉅鹿隆平二縣至寧晉縣滙為大陸澤過冀州境西北三十五里至武邑縣北界二十里為夾河逕阜城縣西北為胡盧河即衡漳之別名也入於滹沱河元和志武邑縣長蘆水北去縣三十二里武強故城在武強縣西南二十五里今縣南有武強故城二一魏置一西晉置竇宇記衡漳在武強縣南五里元和志武隧故城在武強縣東三十里武邑故城當在今武邑縣界縣志云漳河在縣西北二十里樂鄉縣廢即今深州地饒陽縣今真定府屬縣東昌廢縣在今武邑縣東

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別出北

水經

衡漳於縣無別出之瀆縣北者乃寧池別水分寧池
故瀆之所纏絡也衡漳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又東
北右合柏梁澆水又東北右會桑杜溝東南通清河
西北達衡水春秋雨汎漳澤津渚今觀津城北方二
十里盡為澤藪蓋水所鍾也又東逕董仲舒廟南又
東逕修市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循縣西北有修
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西六十
步子午潭漲淵而不流亦謂之桑杜淵從陂南出夾

堤東派逕循縣故城北東合清漳漳汎則北注澤盛

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道從陂北出東北分為二

川北逕弓高城西而北注柏梁澹一川東逕弓高城

南又東北陽津溝水出焉左瀆北入衡漳謂之陽決

口衡水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酈注

今河間府獻縣境陵縣今山東濟南府屬弓高見前

修市故城在今

缺

循縣即今

缺

觀津

在武邑縣東南阜城故城在今縣東

二十二里

樂成故城在今

獻縣東南

又東北過成平縣南

水經

衡漳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成平縣故城在北又東
右會楊津溝溝水又東北逕建成縣左入衡水謂之
楊津口衡漳又東左會潯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

河謂之合口

酈注 建成成平二故城並在今交河縣東漢志成平縣有潯沱河民曰徒駭

河又樂成縣潯沱別水首受潯沱河東至東光入潯
沱河北潯沱河即漳水古之徒駭也潯沱別河故瀆
即潯沱別水自樂成來者志云至東光入潯沱河蓋
與成平接界處也河水篇曰大河故瀆東北至東光
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是也縣界清河本西漢大
河之經流王莽時河徙清河由北北會漳水故酈元
云清漳二瀆河之舊道也合口在今青
縣南二里接滄州界入東北識水出焉

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

水經

清漳自章武縣故城西枝瀆出焉謂之濺水東北逕

參戶亭北又逕東平舒縣故城南又東北分為二水

一水右出為澌一水北注潯沱謂之濺口清漳亂流

而東入於海

酈注 章武漢屬勃海郡唐為魯城縣在滄州北一百里東平舒故城在今大

城縣界洪水篇云清河自濺邑北又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潯沱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入於海今靜海縣

本漢章武平舒二縣地縣北有漂榆城清漳合流經此入海

禦宇記云御河自乾寧軍東北九十里入潮河合流向東七十里於獨流口入海潮河即界河也縣東北九十里有小直沽天津衛設焉本漢章武縣

地元為靜海縣之海濱鎮明永樂二年築城置衛
本朝改衛為鎮小直沽即古沽水後魏志章武縣有
沽水水經云沽水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於
海是也泉州今為寶坻縣地小直沽受南北諸水
東逕天津城北入東南合大直沽而東注於海漢志
所云河水東北至章武入海者也海即勃海元和志
云在魯成縣東九十里今在靜海縣東北一百五十
里南接滄州折而東北接寶坻縣界禹貢之逆河後
世則為勃海亦謂之海也 參戶漢縣兼得章武地
宋為乾寧軍今為青縣縣南有參戶故城即鄴注所
謂參戶亭也元和志云一名木門城在長蘆縣西北
四十里青縣新志云減水東北流逕天津鎮東南十
里為大直沽地勢平衍羣流漲溢茫無涯涘故得厥
稱長蘆縣即今縣南七十里衛河西岸之長蘆鎮也
以今輿地言之漳水自鉅鹿又北歷南宮新河冀州

並屬直隸
真定府

東鹿

屬保定府

深州衡水武邑武強

並屬真定府

阜

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

並屬河間府

大城寶坻

並屬順天府

至

天津鎮

屬河間府

注於勃海即古徒駭河之故道也

撰

水經者不知漳水即徒駭而以王莽河為禹河故云

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沙丘堰至於大陸北

播為九河按漢元城縣故城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

沙麓之側沙丘堰北去鉅鹿尚百餘里謂播為九河

自此始與經自大陸又北之文不合唐人疑鉅鹿廣

阿東去平原太遠故又以深州之陸澤當禹貢之大
陸然自陸澤以東南距禹縣可三百里禹河亦必不
至此始分為禹津而南入禹縣也且古之九河並東
北出至章武高城柳縣之東

禹城縣故城在今鹽山縣南柳縣故城在縣東

合為逆河至碣石入海及周定王時河徙自東光南
皮浮陽絕八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為逆河是九
河之所同故王莽改勃海郡曰迎河郡南皮縣曰迎
河亭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迤東

八枝太史最北宜最短向南則漸加長禹津最南最
長首受大河當在南宫縣界也要之九河所在後人
率多附會其名為某河者未必即古之九河不名為
某河者又未必非古之九河

如藏水浮水無隸
溝篤馬河之類

馮遂

云九河今既滅難明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酈
道元云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斯為實錄無事深求近
志雜亂者勿論即如孔穎達于欽準許商三河以為

言亦未可盡信

禹貢
錐指

黃河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
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
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䟽之順其性之所便從
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澤洞之際最為當機
而扼要也計初時氾濫乍平九河必勢均力敵既而
橫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減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
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既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
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於度外壅遏逾遠淫潦乘之

河於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

故曰神禹

顧祖禹川
清異同

余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
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北流之漳
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
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
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

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
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潔等河歟
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
所謂鈎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
茲非禹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為禹津
無疑也

此本夏桑仲之言

蔡氏集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九

河皆無依據祖王橫之言引碣石為證謂九河已淪
於海余按禹貢文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

河同為逆河入於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叙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兗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為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為九厥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

故致後儒紛紛之論 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
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
河不兩行真千古名言而禹却疏之為九或曰禹第
穿成九道聽河自行其一耳此妄談豈有禹輕百姓
力一至此者惟禹貢合注頗得其解夏氏引桓譚新
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
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壅不泄也可禁
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為九乎然則禹之

導為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為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為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為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

行且不可況九河歟

閻若璩四書釋地續

同為逆河入於海

禹貢

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勃海

孔氏傳

康成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迎受王肅云同逆一

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孔氏疏

逆河者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入於海即

渤海也

蘇文忠公集

逆迎也河分復合以注於海迎為所所受之也河入

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漢武帝時河徙從
頓丘南東流入渤海其後大風逆河故處皆漸於海

舊道堙矣

薛季宣書古文訓石城縣唐初析平州
盧龍縣地置其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灤

州南三十里

逆河世謂之渤海者也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

故九水傾注焉雖其兩旁當有涯岸其實已與海水

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

程大昌
禹貢論

禹河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也逆河碣石今皆淪

於海

尚書說

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渤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渤海

何哉

困學記聞

閻百詩云

按齊都賦旁出為勃不獨今天津衛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或曰

亦別有證乎予曰莫妙於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於勃海碣石益明顯矣

碣石之東為滄溟經之所謂海也其西則逆河後世

謂之勃海河渠書曰同為逆河入於勃海

溝洫志同

蓋漢

人以勃海為海而不知其為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

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矣

章武漢屬勃海

郡郡治浮陽即今之滄州故孔疏云郡北距碣石五

百餘里

寰宇記滄州東北至平州五百里

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

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

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近世學者皆宗其說斥

瓚道元之謬是何也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離

海七十八里而河欲至此入海則必自今天津北行
歷寶坻界轉東自豐潤迤灤州廢石城縣南又東過
盧龍縣南而南入於海取道迂遠地勢益高無是理
也

宋人憂河尾入契丹界蘇子由曰契丹之水皆南注於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

故據導

河無碣石之文以為河不至碣石入海是殆未有以
蘇薛程黃之解示之者也誠知勃海即逆河而碣石
負海當逆河之衝則紛紛諸說不攻而自破矣漢志
云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

水按

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
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
南河內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瀆所過有魏郡
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又六郡共二十二郡而班
固云過郡十六殊不可曉今攷禹河所過有魏郡廣
平鉅鹿信都勃海而無東郡清河平原過郡凡二十
一行九千四百里以經言之河乃自章武東出為逆

河逕驪城至繫縣碣石山入海又過郡二

右北平遼西并上二

十一為過行三百餘里也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
郡二十三

齊桓公之世九河亡其八枝後數十歲為定王五年
己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

十餘歲 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
河亭溝洫志亦云同為迎河入於勃海迎河即逆河
說者謂莽多忌諱改逆曰迎也寰宇記云迎河在清
池縣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清池即浮陽縣故城初不
解逆河何以在此地求之數月始得其故水經淇水
注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東
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
逕沱別瀆注焉漳水注云衡漳自成平縣南又東左

會漳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蓋莽時
大河南徙清河自東光縣西行其故瀆歷南皮浮陽
至成平與漳水合水經東漢時作故指為清河實西
漢大河之經流也漢人以九河播自元城之沙丘堰
東北至南皮浮陽縣西仍歸大河是謂同為逆河云
爾不知禹河自成平東逕二縣之北未嘗由東光而
北歷其西九河下尾東北出抵高城柳縣章武之東
同合為一大河以入海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

三百里占地甚多非逆河縱而九河橫東流至二縣之西為逆河所截而各注之也總之大伾以東漢人不詳禹河之所經而以北瀆為禹河禹河一差則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所不差矣逆河以班志言之似為橫絕之河而鄭王以為迎受之河其義較長然終不能指言逆河在某地至東坡始云逆河即勃海薛士龍又因王橫之言更定其義云逆河皆漸於海而後經旨乃大明與鄭王之義亦甚協也 河之播而

為九也勢至此不得不分非禹有意分之也其同為
逆河也勢至此不得不合非禹有意合之也所以名
逆者鄭義盡之自漢人以勃海為海而逆河無所容
其地唐人亦不明逆河在何處徐堅初學記曰逆迎
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此義最優至宋而謬
論迭出貽惑滋甚林氏曰王介甫謂逆河者逆設之
河非並時分流也其意以同為逆河白釋上文播為
九河之義如此則逆河即是九河矣羅泌曰聖人於

冀充間逆設為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
既至則不墮民舍程秘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為九
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為聚落不耕不收故謂
之逆河董鼎曰格言云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
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泄此皆踵介甫之謬以九河為
逆河而緣飾其辭也陳師道曰逆河者為潮水所逆
行千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按潮河
一名界河在今靜海縣西北受滹沱易巨馬三水

巨馬

即陳水

合御河東至獨流口入海北河在直沽口西亦不得指為逆河明丘文莊濬又言當於直沽入海之後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以逆河為橫絕之河承西漢之誤以上諸說總由不知勃海即逆河而求逆河於勃海之外遂愈求愈遠耳太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

漢書天文志云勃海碣石

一行言山

河兩戒以河濟為北紀江淮為南紀由此觀之禹河

從勃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
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紀載
湯誥之言曰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
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尚矣爾雅江河淮濟為
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
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自王莽時河徙從千乘入海而
北去碣石遠矣然猶未離乎勃海也自金明昌中河
徙而河半不入勃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

勃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淮渾
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世習為
固然恬不知怪愚嘗為杞人之憂萬一清口不利海
口愈塞加之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挾阜陵
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不能支勢必決入山
鹽高寶諸湖

明隆慶四年萬歷三年淮挾湖水以東
兩決於高堰山陽高寶興鹽諸境悉為

巨浸

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於曩時怒不得泄則又必

奪邗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於江至通州入海四瀆

并為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可不懼與欲絕
此患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徙日以遠矣濬滑汲
胙之間無河新鄉獲嘉亦無河矣賈讓李垂之策將
安所用之或曰金烏蘓克錫克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
使東北合清河至清州柳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
今新鄉流絕欲自武陟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
十里更於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鑿生地五十餘
里勞費不訾民何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

未聞有決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何曰封丘以東地勢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以有害於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謂元明之治運得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補苴意在運而不在河也設會通有時而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於

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
低處創立遙隄使洪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
諸事已畢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
大清河入於勃海殊不煩人力也蓋禹河本有可復
之機一失之於元封再失之於永平三失之於熙寧
至明昌以後事無可為居今日而規復禹河是猶坐
談龍肉終不得飽也河之離舊愈遠則反本愈難但
得東北流入勃海天文地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

之患斯亦足矣求如西漢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況降水大陸之區也嗚呼禹河其不

復矣乎

禹貢
錐指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

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

索隱曰廝漢書

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韋昭云疏決為灑字音疏陸反廝即分其流泄其怒是也二渠其一則漯川

其二王莽時遂空也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

為逆河入於勃海

璜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於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二

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史記河渠

書後同濟說文濟深通川也書堯典封十有二山濟

川是也書言濟川總言之也孟子言疏濬決排分言之

也今之治水者但知有隄築之能而已後則安能破說

文阪也一曰池也禹貢九澤既陂四海會同言治水功

成也風俗通義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

也今陂皆以溉灌夫中古之陂以溉灌也勝國之陂以

濟運也後人不知此義凡遇陂湖水櫃之處盡請陞科

以致水無儲蓄潦則淹沒民田旱則漕船阻滯嗟乎陞
科者徒知聚歛耳富國耳而不知適所以病國且困民
也詳見畧例禹無醜
渠之事亦見畧例

醜二渠引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此說不
然據經但言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
陸初未嘗有二渠之說况禹之治水欲使水由地中
行自高而決之於下流者也今乃謂載之高無是理
也據經之所載既無二渠之說則太史公何據而為
此言太史公嘗曰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於言河

流則不知取正於書而自為此說何也意者太史公未嘗得真孔氏古文書其所傳本或有異矣今當以

孔氏本為正

尚書全解 醜當作灑今本漢書作醜傳寫之訛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李垂道寸河書曰東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鼂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

王應麟困學記聞

河渠書曰廝為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於禹也
及考之禹跡河自龍門至於大陸皆為一流至秦河
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為

禹跡也

張燧千百年眼
所見極是注云二渠其一出自丘其一則漂

禹貢原無分渠之說林氏

川也然史漢皆言引河不言引漂何得遽以漂川實
之蓋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漂川太史公
遂錯認為禹之故迹班氏從而附會之注家既知
二渠一為漂川而又不能明正其非均失之矣

周定王五年河徙

周譜
見漢書溝洫志

蔡傳周定王五年河徙冷礫冷礫不知在何處按溝

洹志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沛水東過礫谿者阿誰讀誤本漢書以今為令又加石作矜殊足使人噴飯即以礫谿言之水經濟水東至北礫谿南東出過滎陽縣北又東向南礫谿水注之道元云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逕號亭北又東北過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礫石澗

即經所謂礫谿矣礫谿口即南礫谿水入濟處也古之決口皆在大伾之東金元時所決漸西至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獲嘉之流遂絕變斯極矣滎陽今為滎澤縣與獲嘉相對周時河徙寧遽在此邪唯漢平帝世河浸汴濟謂徙從礫谿口則可然亦無礫礫之名也此說當必有所本頃閱王伯厚河渠考引程氏曰周時河徙礫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程氏疑即大伾及檢禹貢論其第十一篇有云周

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却無矜礫字又圖說苒蕩渠口辨引如淳注亦作今礫谿口不作矜礫則二字明係杜撰絕無根據誕妄乖謬莫甚於此而學者宗之以王伯厚之淹博亦不能正其失而且累及於程氏地理之學

談何容易

禹貢
錐指

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於底柱

大事記

春秋時河患見史傳始於此

困學
記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行水金鑑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六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秦始皇帝八年河魚大上

史記秦本紀 索隱曰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

害也

秦始皇帝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

壞史記秦本紀

河溝者鴻溝也

即漢志所謂狼湯渠

據水經注陰溝本狼蕩渠

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

謂之梁溝於是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遂目梁溝為

狼蕩渠亦曰鴻溝浚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即大

梁城魏所都也自智伯引汾水以灌晉陽世皆知水

之可以亡人國蘇代云秦正告魏曰決滎口魏無大

梁其後王賁竟用之以滅魏按滎口水即職方之滎

川後世亦謂之濟水水經注濟水自陽武縣故城南

又南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故亦可決之以
灌也賁所引是菴蕩渠非滎瀆然水不同而其地則
總在大梁之北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
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
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則似謂賁所引者大河
之經流蓋蘇代述秦告魏又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
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口一在白馬一在
黎陽王橫以是謂賁所引者在此間決處即白馬口

西山足即宿胥口也然史記明言引河溝則非大河

之經流亦審矣

水經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決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

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按黃即外黃外黃城在今杞

縣東北六十里濟陽城在今蘭陽縣東五十里去魏

都尚遠且蘇代所稱皆秦恐喝之辭未嘗實見諸行

事白馬之口楚決非秦決也漢書叙傳曰秦決南涯

如淳注云秦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溝入淮泗皆

承橫之誤近世河徙經開封城北宋端平元年蒙古決寸

金淀灌趙葵軍

淀在城北二十餘里

明崇禎十五年賊決朱家

寨隄以灌城

寨在城西北十七里即古大梁城之北

其所引者皆大河

之經流也與王賁地同而水異嗚呼不仁者之作俑

禍及萬世而未有艾痛哉

禹貢
錐指

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

漢書文帝本紀
史記河渠書漢書

溝洫志皆云漢興三十有九年文帝時河決酸棗東
潰金隄當為文帝之前十六年也而本紀則曰十二
年或是志書之誤當云
漢興三十有五年也

漢武帝建元三年春河水溢於平原

漢書武帝本紀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正義曰括
地志云金

隄一名千里隄在
白馬縣東五里

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

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

正義曰括

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

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

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

食鄆

索隱曰鄆音輸韋昭云清河縣也

鄆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

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

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

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史記河渠書

河決觀

徐廣曰觀縣名屬東郡

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

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

史記平準書河決東郡之觀縣當在武帝時漢書

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也縣在今東昌府觀城縣界

漢武帝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

古師

曰頓丘丘名因為縣本衛地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也

夏五月河決濮陽汜

郡十六

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汜凡十六郡界

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

淵宮

漢書武帝本紀通鑑考異曰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北恐誤因

刪去入勃海三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是一句

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瓠子溝洫志言之甚詳而頓

丘之決口及入海處與中間經過之地皆不可得聞
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丘縣西北至是改流
蓋自戚城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武
陽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
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
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及
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
仍為漯川頓丘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略之程大昌

以為元光以後河竟行頓丘東南非也漢世河兩決
瓠子一塞於武帝再塞於王延世河自是不復決而
南輒泛溢入平原濟南千乘駿乎有向東之勢矣

禹貢
錐指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
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
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
事萬里沙

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沙
在華州澄城縣東北二十里

則還自臨決河沈

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

河是時東流

漢書無流字

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

竹以為楳

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楳以草塞其裏乃以土

填之有石以石為之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

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

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

徐廣曰柏猶迫也

冬日延

徐廣曰延作正

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

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

兮何不仁汜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

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水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

難蹇長茨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

罪

師古曰東郡本衛地故言此衛人之罪也

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

竹兮槌石蓄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

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

地復寧無水災

史記河渠書作三十六歲蓋自文帝十二年癸酉至

記云四十有餘年漢書

武帝元光三年己酉是三十六年也金隄在今開州界

漢武帝填河告神玉冊文云洛水為災河決瓠子墮
損城隍漂殘民物皇帝欽聞乃齊心罪已減膳避殿
命駕臨河以閱災變遂刑牲沉璧以告陽侯曰朕聞
天一生水潤下為德澤及草木以滋百穀淮海安流
帆檣和濟汪洋之德功侔天地何乃逆流洶湧橫溢
為胄淹流我田廬漂流我黎庶遂致平疇渥野化作
鯨波使我農氓廢畊爰損百穀朕之不德上千天和
今乃責躬罪已修德肆赦少邀天眷乃敕司農出金

司空調役下淇園之竹以為楫沉嵩陽之石以為基

必使金隄永固玉海安瀾神維有靈鑒觀不爽

闕

古

玉圖
譜

漢武帝元封二年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決河

服虔曰瓠

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鄆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

命從臣將軍以下皆

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

漢書武帝本紀

水經瓠子

北十里即瓠子河也濮陽即今東昌府濮州白馬在今延津縣界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潰沫流

波凡數十里

西京雜記

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呼為沙河沙河西北其口

猶存土人謂之瓠岡也

陳師道後山叢談

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

師古曰史不得其姓

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執西北

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隄高下開大

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

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

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

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

漢書溝洫志

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索隱曰鹽

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

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

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

蒲昌海一名勃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一名穿蘭亦

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

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

出焉

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山海經云河出崑崙崙東北隅郭璞云

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蔥嶺山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

而東注勃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勃澤即鹽澤也

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闐州南山下與郭璞

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

多玉石

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

可五千里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閼其山多玉石采

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

史記大宛傳

禹本紀言河出昆侖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
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
者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
哉

漢書張騫傳贊注云
放蕩迂濶不可信也

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閼之山為昆侖武帝自

案古圖書以名之耳故史云惡覩

禹貢
錐指

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院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閼于閼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

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

漢書西域傳水經崑崙墟在

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勃海又南入蔥嶺山又西逕罽賓國北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河水與睢羅跋祇水同注雷耆海又西逕四大塔北又西逕陀術國北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河又東逕于闐北又東北逕扞彌國北

又東逕且末國北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疎勒流逕南河之北又東逕莎車國南又東南逕溫宿國又東逕姑墨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又東注於沕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大國地方千里皆為鹽而剛堅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其中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脈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

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

執皆邪直貝丘縣

師古曰直當也

恐水盛隄防不能禁遏各更

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

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

師古曰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

而

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
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
頃所以閼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
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
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
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
河減損水害禹非不受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
既減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

浚劉奉世曰河不流行不字宜為水字或衍不字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洩殺

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筭能度功用師古曰白謂白於天子也遣行視以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

濫究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大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濶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

調

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

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

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

師古曰一船為一艘

徙民避水居丘陵九

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

華陽國志云延世字長叔捷為資中

人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

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

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

外繇六月

師古曰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後日近皆得此繇戌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

惟延世

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
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為前河決丞相史
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
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

反不如焉且水執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

及今冬成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

師古

曰反壤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壤反還也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

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

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

孟康曰乘馬姓也

延世與焉必相破

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

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

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

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

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價也如淳曰律說

平賈一月得錢二千
漢書溝洫志

漢成帝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

師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

今在滑
州界

冬十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

漢書成
帝本紀

漢成帝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

古師

曰兗豫
之地

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為河平

漢書成
帝本紀

王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

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

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

十斤

漢書王尊傳尊字子贛高陽人

漢成帝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

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

師古

曰巡行而舉其財也財與裁同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

槨積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

之

文穎曰冗散也漢書成帝本紀

漢成帝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

漢書

成帝
本紀

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
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
為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湔湔灌縣邑三
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
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
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
韋昭曰在平原縣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

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

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

師古曰此九河之三

也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成平東光屬勃海鬲屬平原徒駭者言禹治此河用功極衆故人徒驚駭也胡蘇下流急疾之貌鬲津言其順小可鬲以為津而渡也鬲與隔同自鬲以北至徒駭

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

國之經潰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
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
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
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
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
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
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
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

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

遣使者處業

師古曰謂安處之

振贍之

漢書溝洫志

志言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靈鳴犢口又不利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屯氏河絕未久宜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此思患豫防之道也而

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且勿浚後三歲河
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遣王延世
塞之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又遣延世
塞之費更不訾鴻嘉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溢灌縣
邑三十邑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
為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
五百餘里水道浚利此因利乘便之術也而商以為
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

商言又以谷永李尋解光等奏竟止不塞遣患八十餘年至永平十三年而後已嗟乎商以治尚書善爲算稱故丞相御史白遣行視而其方略乃如此欲省費而費益多欲循九河之迹而九河不可復經術竟何爲哉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

不達事之變

禹貢
錐指

綏和二年哀帝即位秋詔曰乃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朕之不德民反受辜朕甚懼焉已遣

光祿大夫循行舉籍

師古曰舉其名籍也

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

令水所傷縣邑及它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

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師古曰什四謂十分損四漢書哀帝本紀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

水有決河深川

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

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

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

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

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明能者莫有應書

漢書溝洫志 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經明禹貢使
行河哀帝即位徵光祿大夫丞相見平當本傳

刑政修而河伯效順者上也簡賢任能而用得其當
者次也禹之治水曰導曰濬原無隄防壅塞之文朱

子嘉平當之奏故大書以美之

河志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
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
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浚川未聞力
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隄塞二

事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恐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非其人之願為鯀乃教之使為鯀也是以水不治而曩倫斃也

日知錄

徐節孝先生言禹之治水疏河浚川未嘗有隄防堙塞之義故鯀治水績用不成班固謂禹堙洪水謬矣隄防堙塞蓋起於戰國戰國之時不仁者苟於利已壅防衆川而遺害鄰國故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濱山齊地卑下齊乃築隄去河二十五里又諸侯之

國引河溉田苟簡一時之利而禹之故道浸徙不復
漢興三十餘年乃有河決之患至武帝元光中河決
於瓠子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數塞數壞當此之時去
古未遠承文景之盛求九河之道復先王之法豈不
易哉乃以二十年之憂二十年之勞卒為隄防堙塞
之記而已雖復其渠終不免決溢之患遂令隨其地
勢東漸於海使水行地上而隄防竟作遺害後世矣
上塞則下決矣南塞則北決矣今日塞明日復決矣

今年塞明年復決矣此豈水之性也哉其勢使然也
今濱河郡縣歲治隄其費不下萬計及其大決則所
殘無數其小決亦不免傷人禾稼壞人屋廬殺人性
命故戍卒聞戍河之命必與其家聚哭及其行則父
母妻子送之於道路以為生死之訣豈不痛哉戰國
時隄防皆去國數十里以兩隄相去則是不下五十
里其水勢尚得往還而不至迫隘不至大暴今之隄
防近者數百步遠者不過數里故其勢迫隘不得息

決長河之濱浩然之勢積斗筭之土以為禦捍之具
是何異捧土而塞尾閭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其說甚為痛快第其欲遵先王之法求索九河故道
而穿之未免迂濶夫當宋之時九河其烏可復哉唯
如平當所奏求能浚川疏河之人而為決河深川之
事九河雖不可復而河患庶可少弭矣 河身高運
河身亦高身既高矣而又日漸加築運河隄之高也
幾與城埒諺云黃土接城頭淮揚一旦休吁可畏哉

而況高堰去寶應高一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應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

見潘宮保兩河議

老友周竹岡

云高堰原以障洪澤全湖之水每每上年將隄工加高一尺則次年湖水亦必加高一尺仍復漫隄而過但湖水長至一丈二尺外再欲加高修防費大此康熙二十二年之言也四十年間總河張公題奏龍門壩石工原估九層必須加砌五層高出水面方資捍

禦又於六壩全閉之後公議修防之法僉云通共加
鑲柴工以七尺為度如六尺者加一尺五尺者加二
尺以次第加高出水面七尺庶可捍禦風浪即此二
年觀之可見高堰之隄益加而益高矣今高寶運河
沿隄張公所樹木榜及歷來碑碣之類皆埋在土中
臨河市店悉自隄頂層級而下更可見一二十年間
運河身與隄亦日漸加高矣夫以淮揚兩郡諸州縣
之城郭田廬億萬萬生靈俱在釜底吁可畏哉居今

日而言行水決河深川事不可緩已

鄭元慶小
谷口薈叢



行水金鑑卷六